

卷四



書名 秋審比較條款五卷
 撰者 清 沈家本 輯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史-政書 法令-刑案
 索書號 大木-法類-獄訟-秋審-7
 編號 B3863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386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法類-獄訟-秋審-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秋審比較條款五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秋審比較條款卷一

職官

一 職官

凡文武食俸祿皆是

犯一應死罪無論罪名情節輕重俱入情

實

嘉慶四年奏定章程官犯一項必須身列仕版現食俸祿若僅係頂帶榮身如四等職銜台吉額外外委等項

不入文武官階有職無任並未食俸之員有犯俱分別情節輕重定擬實緩入於常犯冊內辦理

乾隆三十二年條款云官犯案件各督撫已經秋審核

擬具題者入於官犯月冊如題結在該省秋審之後該

督撫未及趕入者查明實係例應趕入案件另訂招冊

分送九卿其非例應趕入已過勾決之期者仍歸下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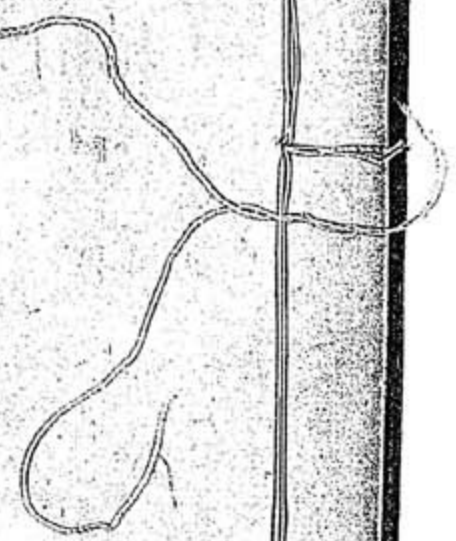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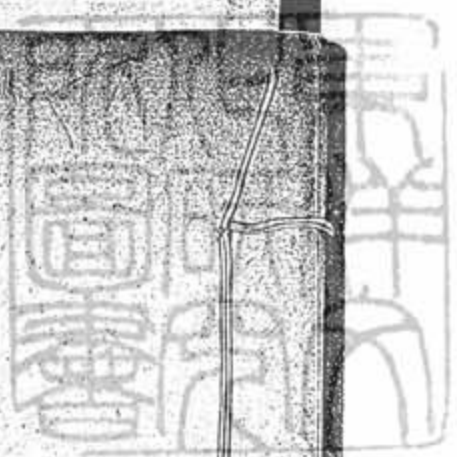
秋審 志稿云近來遇有官犯之案概入本年無所謂

例應入例不應入也惟 黃冊已進後之新案則可酌

入下年耳亦視官之尊卑與案之輕重分別酌辦歷年



秋審條款附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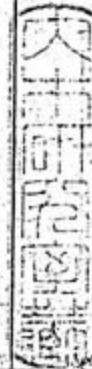


秋審比較條款卷四

襍項

一偽造印信如冒支錢糧及誑騙得財俱應入實其餘誑騙未成者尚可入緩

乾隆三十二年條款偽造印信在應擬情實二十八款之內下注云有分別又比較一條云私雕印信之案如有冒支錢糧及偽造憑照誑騙多贓者應入情實其餘誑騙未成及贓數無多者可以緩決 志稿云誑騙未成贓數無多及僅止一案未及多次者皆可緩決若係官員世職大臣子弟為匪誑騙多金及有關軍機錢糧假官者宜從實至描畫與雕刻其心亦相同而罪懸殊者蓋描畫止於一張雕刻易於多用故必以案數多寡



爲衡

按此條例文誑騙數多者擬斬爲數無多者擬流則誑騙未成者自無死罪此條應修乾隆年間成案多人情實嘉慶元年省分張介平銀匠偽造印信串票包攬花戶錢糧騙得制錢八十餘千照實十四年廣東蘇亞發偽造縣印誑騙得贓未便以爲數無多爲解改實道光二十四年江蘇劉肇興私刻關防誑騙得贓照實同治五年朝審余化鵬書吏迭次偽造印文行使誑騙得贓情殊藐法雖印信係屬描摹與盜用有間定案時以迭次偽造從重照盜用律問擬業已由軍加絞不無一緩可原惟係奉旨從嚴辦理之案擬實一買受偽劄詐假官者應入情實如假官並未造有憑劄罪

係計贓從重加入絞候可以緩決

按乾隆三十二年條款詐假官在應擬情實二十八款之內四十九年增買受偽劄四字歷來成案乾隆二十九年省分亦常阿因得謝銀冒戴已革翎頂囑託公事實未句此亦未造有憑劄者嗣後凡無憑劄之案皆緩又乾隆三十二年奉天周篤恭因父選授訓導赴任病廢邀令姚鐸頂冒父名謁見上司照有故官員憑劄賣與他人照實未句十次改緩此與偽造憑札自爲假官者同例而此案從寬當以其情有可原也道光六年朝審王國聘因母老孀居望伊得一功名與人談及祇有書吏役滿考職得有執照可以報捐分發經人說合將劉應貴描成役滿縣吏王庭用假照賣與王國聘得

和者仙素卷四
銀花用王國聘報捐分發籤掣安徽到省試用尙未署
事旋經戶部行文該省查明解京審出實情照例擬斬
劉應貴偽造憑劄誑騙得贓實屬藐法王國聘被騙受
買報捐分發尙未署事與業已赴任者有間惟名器攸
關俱擬情實奉 旨劉應貴句決王國聘監候九年江
蘇潘玉洪起意詐充巡員稽查私鹽爲名詐錢使用置
買牌傘簽筒筆硯在船張設糾夥九人囑張姓充當委
員僱人代寫緝私文劄一件隨口捏造喻洪林三字爲
名並未指列何項官銜刻成鹽巡道淮北江寧府正堂
戳記各一顆在江面往來屢次向各船戶訛詐擾害依
無官詐稱有官並未造有憑劄犯該軍遣罪者擬絞例
擬絞照緩光緒五年江西王斌材撤遣營勇私雕假印

冒充職官詐騙多贓惟假印騙銀不及十兩罪止擬流
業因詐稱有官加重擬絞其捏造係屬委札與捏造部
頒劄付不同定案旣照並未造有憑劄問擬自應原緩
照緩

一私鑄錢十千以上及爲從工匠人等應擬死罪者俱應情
實 小注按私鑄一條咸豐四年七月初十日奉 上諭
嗣後私鑄當百以下大錢人犯如係爲首及匠人數在十
千以上或不及十千而私鑄不止一次者卽於斬候上請
旨卽行正法如私鑄僅止一次爲數又在十千以下著
定爲斬監候入於秋審情實等因欽此通行在案

按乾隆三十二年定例私鑄銅錢案犯核其錢數至十
千以上或雖不及十千而私鑄不止一次者秋審時俱

入情實三十一年將案犯二字改爲首犯匠人是年條款在應擬情實二十八款之內道光二年江蘇曹洪遠私鑄銅錢僅止三日錢數僅止三千零六年陝西任九私鑄鉛錢尙未行使均照實至咸豐四年 上諭係指當百等項錢文而言同治九年纂例因當百等項錢文業經停使故另纂當十大錢照私鑄銅錢例分別擬罪一條此條 上諭並未纂入此注似可刪除
又按私鑄之犯康熙年間現行例爲首及匠人斬決爲從絞決雍正十一年因此例太重改照強盜例將法所難宥者立決情有可原者發遣乾隆十四年又將爲首及匠人改爲斬候爲從發遣至今遵用是私鑄案內爲從之犯並無應問死罪入於秋審者此條有爲從字樣

未詳其故查嘉慶二十一年奉天安晟全案內之王添成夥同私鑄十干以上改實是當日夥同私鑄之犯有問死罪者此條爲從字樣或卽指此然究與例文不符似應將及爲從工匠人等改曰爲首及匠人

一左道惑衆及邪教爲從者俱應情實
乾隆三十二年條款左道惑人在應擬情實二十八款之內

按此條向無緩案嘉慶十五年貴州顧占鼇匪徒傳習邪教煽惑及衆法無可寬未便以並無斂錢不法別情爲解外緩改實

一邪術醫病致斃人命者應入情實

按此條未詳定於何年向多入實惟嘉慶十三年奉天

陞保多爾吉恂郎宋存信三名均係邪術醫病斃命或用劍刀或用烏鎗均改實免向道光七年湖廣蔡添海道士誦道德經治病與邪術醫人者不同他物二傷無損折且因被扭情急抵禦死雖瘋發無知該犯尙無欺凌情事二十六年熱河依勒爾士跳神切病止期治邪與書符咒水實在邪術有間傷由失手將刀振落所致且死係伊外姻親屬家奴究與致斃平人不同均照緩又咸豐十年 朝審聶氏師巫燒香治病圖騙錢文尙無畫符咒水習教傳徒重情且年屆七旬雙目俱瞽已成篤疾緩此案與邪術治病不同亦與左道惑眾有間年老篤疾自不能擬實也

一光棍爲從者應入情實

乾隆三十二年條款光棍爲從在應實二十八款之內下注云有分別又比校一條云光棍爲從之案如係隨從聚眾罷市辱官毒害無辜及強姦已成等項種種兇惡不法者應入情實其餘如係聽從隨行並無前項情節者可入緩決 志稿云光棍爲首者已經立決其餘爲從原屬稍輕之案除本條所開各款必入情實外其餘可入緩決蓋此等爲從往往多人隨行定案時不能一一區別每致不得其平至於比照光棍定擬者尤宜詳慎蓋此等案件外省多加重定擬者

四十九年通行擬實條款有情重二字
按此條固多實案而間有緩案乾隆條款甚爲平允似應修復光緒十三年湖廣蕭克修聽從聚眾罷考逞兇

毆官情殊藐法是以改實惟該犯僅至大堂未敢前進
尚知畏懼且首犯已正法已足示儆聲敘免句十七年
浙江彭阿培聽從聚眾赴縣求兌錢漕闕堂塞署並將
告示扯毀情殊藐法惟當奇災猝邁農民惶急報災求
兌錢漕與無故約會抗糧者終屬有間該犯訊無轉相
糾約情事其將縣官推搡倒地亦因人多擁擠並無動
手毆官之人且首犯業經正法改實聲敘此二案均因
條款將分別之語刪去不得不爲此酌量辦理也同治元年
直隸張萬金因案情可疑照緩

一投遞匿名揭帖者應入情實

乾隆三十二年條款匿名揭帖在應擬情實二十八款
之內

按此條向皆入實乾隆三十八年 朝審佛保因分贓
不均匿名揭告但積福萬保住之案由伊發覺且所告
亦皆得實未句嘉慶十二年陝西陳玉瑞兵丁匿名告
言人罪實免句光緒七年奉天孫長均該犯姓名畢竟
列入揭帖且原咨聲明以揭帖言詞與孫長均前控情
節相符料係該犯捏造遂提該犯審出實情與真正匿
名無從根究者稍覺有間檢查道光七年陝西苟萬章
一起句決成案在揭帖內雖已列入已名惟尙有私雕
印信假造官封由驛投遞重情此案情節較輕照實聲
敘未句據此三案是其中情節亦有區別未可一概論
也嘉慶二十二年江西董維黃匿名寫帖指人窩留逃
逆聞拏投首律得減流原案不准減等酌定絞候已屬

從重秋審外緩改實未免過嚴

一誣告叛逆被誣之人未決者應欽遵嘉慶二十一年蔣伯能案內諭旨入實

嘉慶二十一年六月初十日奉旨蔣伯能依擬應斬監候並入於本年秋審情實嗣後遇有誣告叛逆人犯原擬斬候者均照此例辦理欽此

按乾隆成案亦多入實惟四十七年福建周鑑聲因被在籍知縣葉廷推故兄控責挾有微嫌該犯隨以葉廷推有不守臣節等情架詞誣控依誣告叛逆未決例斬實三次未句年逾七十逢恩減軍收贖謝信齋云拖斃人命入實子句未拖斃人命者入實免句嘉慶二十二年山西竇大有挾嫌誣告叛逆

誣人有平西王名目冀圖陷害

未便以誣控呈底非自行編造為解改實道光四年河南譚木照誣告叛逆實免句永遠監禁此一起有無人命原案未見不能詳也近年有同治三年陝西帕爾吐咸豐三年朝審吉年均入實句決並無人命謝說姑存參

又按此應至實十八字應改應入情實四字

一誣告人致死並致死其有服親屬之案如有挾嫌圖詐或假捏姦贓或事犯到官誣扳平人或唆賊硬證或賄差妄拏圖洩私忿累斃無辜及挖斃案外一二命者俱應入情實其餘若因事本可疑一時誤認死由追拏跌溺並非被逼自盡及死者本非善類無前項刁惡慘毒情形者尙可酌入緩決

乾隆三十二年條款無並致死其有服親屬八字挾嫌圖詐作挾有嫌隙姦賊下有汚人名節四字平人作平民無辜至二命十字作數命二字情實下有並革役冒差訛詐危言恐嚇致斃數命者亦應入情實二十一字自盡及作自戕并類下有亦字尚可酌入緩決作可以緩決志稿云誣告致死本例重在托累無辜而秋審擬實又重在致斃數命若托累由於官吏則本犯之情可原數命各有因由則不能全罪本犯隨案定擬難拘一格此與上條情事相仿指捕役誣良一條惟差役訛詐拷打制縛者止論斃命不論數命皆入情實誣告以到官者方坐



無或字累斃下有無辜及致斃五字無並革役以下云云謝信齋云誣告人致死向以是否挾嫌圖詐及事出懷疑分別實緩

按乾隆成案如十九年福建周魁盛三十四年湖廣姜木林廣東陳子隆四十三年湖廣龍初璋五十一年雲南尹連奇五十六年關錫俸五十八年湖廣毛添五皆以二命入實十九年福建蔡倪挾仇誣陷五十八年湖廣蔡四挾嫌誣指致斃無辜均入實其事出懷疑有入實而免句者有改緩者嘉慶以後懷疑者皆入緩惟嘉慶十四年湖廣白扶萬因竺枝斯係另案竊賊被夥賊混扳誤信妄拏尚屬情理因而疑及其兄知情逼寫窩竊字樣扣留其子勒令賠贖復指名誣告到官致其妻

忿激自戕所疑本屬無理誣告近於有心照實咸豐九年朝審王大磨死係同案竊匪其因被禁身死與平人不同惟係挾嫌誣告之案照實免句光緒六年奉天張氏伊夫因行劫被獲在押病故該氏輒挾嫌捏詞控告並將伊病斃幼子稱係死者踢死復情虛畏責自行割舌誣賴希圖抵制以致死者被押殞命猶敢潛逃京控情殊刁健惟該氏業已成廢死係在押病故與拷禁身死究有不同彙奏照緩

一童穉無知誣告人因而致死之案嘉慶十五年奉有諭旨入於緩決設有案犯相同者均照此辦理

各本無此條前條有小注云嘉慶十五年周隴傑子年甫九歲誣告斃命部擬永遠監禁奉旨歸入緩決嗣

後設有案犯相同者著照此辦理此本刪小注而另立此條然語句尙可刪節

嘉慶十五年八月庚寅奉上諭此案周隴傑子年甫九歲卽知挾嫌誣指狡供捏證以致挖弊無辜殊爲狡黠自應量加懲創但向來十歲以下犯死罪者定例尙准收贖今刑部照誣告致死平人之例問以絞候竟請永遠監禁則未免過重該犯實係童穉且當差役查拏失鞘之案向伊詢問之時伊因曾被劉玉光毆詈兼貪圖差役給錢買糖隨卽信口誣指彼亦不知偷竊餉鞘是何罪名不過藉以洩忿是該犯本無致死其人之心此時加等問擬祇應照原擬絞罪不准收贖入于秋審緩決已足蔽辜將來遇有恩赦減等之時仍可邀恩減



免何至令其終身永錮殊失平允周隴徠子一犯應卽問以絞候交刑部歸入緩決嗣後設有案犯相同者著照此辦理 按此案是年刑部以情節不實不盡請旨駁審嗣入於十七年秋審緩決死者係在押病故湖廣案

一挾仇誣告謀命致屍遭蒸檢之案無論係平人尊長之屍俱應入實如起衅本因妄疑並未固執求檢或原驗傷痕本有遺漏錯誤及蒸檢卑幼之屍無實在狡詐可惡情節尙可酌入緩決

按此條未詳定於何年乃專指誣告致屍遭蒸檢者言其斃命後致屍遭蒸檢者見前人命門一條之內與此不同也歷年成案乾隆五十三年省分王氏因夫驟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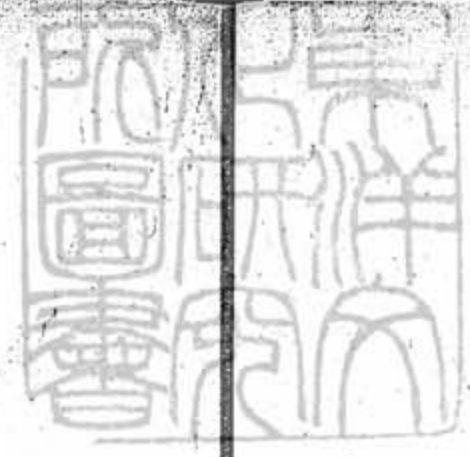


身亡疑係夫弟挾嫌毒斃赴廳具控致夫屍遭蒸檢實未旬十次改緩嘉慶七年江蘇姚文錦誣告致蒸檢胞妹屍身索詐未得改實未旬十六年安徽鄒名德姪媳被人先姦後娶因疑伊姪身死不明固屬有因且被檢係卑幼之屍又因原驗錯誤非該犯固執惟牽牛挾制復欲訛詐初次蒸檢詳報毒斃供係因姦謀殺招解駁審復檢始稱病斃案情不無可疑也改緩道光七年湖廣賚元亨挾嫌誣告圖詐致屍遭蒸刷未便以蒸係卑幼之屍爲解改實免旬又貴州王椿與王君弼賭博挾嫌輒以李貴係被致死藉詞牽控結求檢驗以致屍遭蒸檢惟該犯誤信懷疑與平空捏情妄扳者有間且查李貴被推後死僅旬餘開棺時事經十載尙係因跌內

損則骨殖已無傷痕可驗衡情酌斷似尙在罪疑惟輕之列至牽控姦情亦屬輕罪案經擬結未便加重照緩十三年湖廣湯得中挾嫌誣告致蒸檢降服總麻姪女屍身無實在狡賴情事照緩准留皆可與條款相印證也

刁徒平空訛詐釀命之案係嘉慶九年本部條奏新例以其究與在官人役不同有拷打者斬候入實無拷打者絞候入緩嗣本部十年纂例時又奏明無拷打者仍分別情節輕重以定實緩歷年秋審如釀至二命及串差倚勢並假捏姦賊一切刁惡兇橫者情實其餘情有可原者俱入緩決

嘉慶九年刑部奏明刁惡之徒無端肇衅捏事生風動



輒勒索逞兇肆意訛詐以致被詐之人逼迫難堪因而自盡其兇惡情狀欺壓鄉愚實與蠹役詐賊斃命無異若不擬以絞抵既不足以重人命亦無以示儆戒議請嗣後凡刁徒無端肇衅平空訛詐欺壓鄉愚致被詐之人因而自盡者卽比照蠹役嚇詐致斃人命例擬絞監候拷打致死者擬斬監候爲從各減一等再蠹役詐賊斃命究係在官人役倚勢作威知法犯法秋審例入情實其刁徒訛詐釀命係比例擬絞秋審時擬入緩決若拷打致死者仍入情實十年纂例時以刁徒釀命情節固有可原者亦有較蠹役爲兇惡者若一概入於緩決似覺無所區別自應分別情節輕重入於情實緩決以昭平允於例內添纂明晰

按此例纂定後凡死由自盡之案嘉慶十二年安徽葉斌以串差嚇詐得贓改實道光十三年湖廣黃國信以圖詐串役私行關禁照實此串差倚勢者嘉慶十五年江蘇錢萬年以訛詐不遂糾人打門嚇索改實十七年福建鄭學富以取繩嚇逼改實十九年湖廣蔡正邦以縛手嚇逼照實道光四年廣西鄧亞資以捆縛關禁改實十六年陝西趙保兒以逞兇打鬪改實又貴州羅發以令人拉回弔拷照實此刁惡兇橫者嘉慶十二年湖廣陳傅明以誣告亂倫重情改實二十八年江蘇劉紅以捏指代賊銷贓改實咸豐九年江蘇王和尚以捏指收買賊贓改實此假捏姦贓者道光三年湖廣宋國尙平空嚇詐致其病母忿拍牀架被壓致死其子以母死

非命自盡改實十六年湖廣湯必陞誣指窩竊兩次得錢嫌少復向索詐死者之兄出外借貸落水溺死該犯不知復令人至死者家中索錢死被逼自盡照實此案關二命者道光三年江蘇顧紹行捏欠訛詐得錢復往拉豬作抵四年陝西馬靖國謀占地畝兩次嚇詐十一年湖廣陳方玠兩次嚇逼婦女均改實此又疊次訛詐亦在兇橫之例者此條應擬情實者大略如是此外別有兇惡情形隨案酌核難以一概論也

一誣良爲竊逼斃人命者應入情實其事出有因並非有心誣捏及死本舊匪者可以緩決

道光初年本無其事出有因

云

末年本有

乾隆三十二年條款誣良爲盜逼斃人命在應實二十



八款之內下注云有分別又比校一條云捕役誣良案件如係挾嫌圖賴及嚇逼詐財致斃無辜者應入情實其餘如係妄聽事出有因及死者本係犯案舊匪並無前項詐逼情節者可以緩決

按道光二年刑部奏准嗣後誣竊出於有心死者係屬良民之案拷打傷重致死者擬以斬候誣告到官及捆縛嚇詐逼認致令自盡者擬以絞候秋審俱入情實僅止空言查問尚無捆縛拷打嚇逼別情死者抱忿短見輕生者擬以絞候秋審入緩誣竊出於有心而死係舊匪及死雖良民而誣竊出於無心之案拷打傷重致死者擬以斬候秋審時情傷較輕者酌核入緩誣告到官及捆縛嚇詐逼認致令自盡者擬以絞候秋審入緩誣

竊出於無心死者又係舊匪之案拷打致死者擬以絞候秋審時情傷較輕者酌核入緩

按乾隆條款專指捕役此將捕役刪去凡係誣良爲竊之案均照此核擬歷年成案入實者多惟嘉慶四年陝西曹終恥竊匪挾嫌誣指平人致其妻自盡死者究非所誣之人照緩十七年山西高福娃衅起疑竊經鄉保查詢該犯恐死者質明不肯干休混行誣認此則有心誣良因而致令自盡故以誣竊致死論絞究非圖詐起見亦無勒逼毆打別情照緩道光十四年江蘇陳元廣借貸不遂挾嫌栽贓誣竊逼死無辜無拷打照緩此外緩案頗多至事出有因卽未可竟謂之誣死本舊匪亦未便遽謂之良可寬則寬之矣



一捕役私拷嚇詐致斃人命者應入情實 小注按如事出因公無圖詐邀功情事又死非無辜者雖擬斬亦有緩案 乾隆三十二年條款捕役私拷嚇詐非刑致斃人命在 應實二十八款之內

按此條成案入實者多惟道光七年陝西張欣得巡役逞兇弔拷喝毆皮鞭十三傷四致六重迭死十五幼孩惟死本舊匪且屢認屢翻情本可疑與誣竊詐贓邀功者不同十五年熱河姚玉文捕役私拷斃命死者究係舊匪捆縛拷打心圖追問另案尙無挾嫌詐贓情事均照緩此卽小注所云緩案也

一蠹役詐贓致斃人命不論贓數多寡已未入手俱入情實 按蠹役嚇詐逼死人命之案乾隆二十四年刑部奏明



照捕役嚇詐逼認致死例擬絞監候三十二年於例內添纂如有嚇詐致斃人命不論贓數多寡擬絞監候二句嘉慶五年雲南巡撫初彭齡條奏衙役索詐不遂捆縛弔拷因傷身死請照故殺律擬斬經刑部議稱衙役嚇詐被逼自盡之案俱擬絞罪其因毆打致死者如情節不甚兇惡亦照例擬絞若捆縛弔拷有心致死者隨案改擬斬候秋審時均入情實查衙役因詐贓致斃人命其藐法逞兇與誣竊拷打斃命情節正自相等例內既無明文應如該撫所奏添纂若係拷打因傷身死者卽照故殺律擬斬監候咸豐五年工部右侍郎宗室載齡條陳書差詐贓害民罪名經刑部議覆嗣後書差索詐得贓之案但經致斃人命不論贓數多寡於絞候例

刑審修詳卷四
上從重加擬絞決若拷打致死於斬候例上從重加擬
斬決同治九年纂修例文時又改爲如嚇詐致斃人命
不論贓數多寡已未入手擬絞立決拷打致死擬斬立
決若死係作姦犯科有干例議之人係嚇逼致自盡者
擬絞監候拷打致死者擬斬監候此條應修改再從前
此項人犯原不論死者是否良民概入情實今例文又
於加重之中稍爲區別固未便遽議從輕然斬絞立決
究嫌過重

一假差嚇詐致被詐之人自盡或拷打致死或忿爭毆殺者
應入情實 小注如本係舊匪或並非無辜死由自盡者
可以酌緩

道光初年本毆殺下有仍按鬪殺擬絞六字與例文不
符小注如作其係大字末年本與今本同蓋已修改矣
按此條成案如死係舊匪多入緩決嘉慶九年安徽周
自鳳假差嚇詐舊匪致其母愁急自盡舊匪亦痛母病
故照緩至死非舊匪如嘉慶十七年陝西何貴死係窩
留有罪之婦二十四年雲南張高榮死係犯姦僧人道
光四年李英七年山東許興吉死均係賭匪三年陝西
蘇添成死收藏賊贓十年四川楊受沅死本姦匪均入
實是舊匪專指竊賊而言其餘不得同論矣道光十三
年湖廣姚全珣假差圖詐致死奉票緝私差役因犯非
應行句攝照凡鬪死由踢溺身受多傷改實雖非毆殺
亦與毆殺不殊又假差詐贓逾貫之案道光四年湖廣
王先貴照緩案內聲明詐充差役並未捏有簽票止口



稱奉差嚇唬局騙得贓逾貫無逞兇釀命重情者可以緩決應補入條款之內

一差役釀命比照誣告致死及一切比照定擬之案如挾嫌圖賴及嚇逼詐財致斃無辜者俱應情實其餘妄疑誤聽事出有因並死本舊匪者亦可緩決

按前有捕役私拷蠹役詐贓二條則差役釀命之案已包舉在內此條係指一切比照誣告致死之案本不專指差役言然誣告人致死前有專條則比照誣告定擬之案但於前條添其一切比照此例定擬之案均照此分別實緩二句足矣此條似可刪除

一強盜免死發遣在配犯該徒罪以上者應入情實如非怙惡逞兇若後犯係擅殺罪人之類及尋常遣犯在配犯該軍流以上擬絞之犯果無不法別項情事者可以酌入緩決

道光本如非以下係小注此改為大字

乾隆三十二年條款云免死盜犯在配犯該徒罪以上案件如係在配逞兇怙惡藐法者應入情實其餘無心犯罪者可以緩決 志稿云無心犯罪自不從重但本係盜犯幸免死罪復犯軍流情皆不輕宜酌入實徒罪以下可勿深論也

按免死盜犯從前最多成案有因遇赦以平常遣犯論者有先犯行劫應行擬遣事在赦前另犯人命俱核其鬪殺情傷分別實緩者有因業已當差期滿為民與為奴遣犯不同俱核其情傷分別實緩者有因派充遣勇



防堵出力凱旋例得奏請釋回因犯事在未經奏釋之先仍照本例問擬俟秋審時酌核辦理者近年則此項人犯甚少惟光緒六年奉天隆老九係免死盜犯配逃復犯人命業因遇赦免其立決法難再寬改實至尋常遣犯犯該軍流擬絞之例在徒流人逃門而在配犯該軍流枷號三個月之例在徒流人又犯罪門同是遣犯而在逃在配罪名生死懸殊秋審自不便再行加嚴平常遣犯在配殺人向俱核其後犯情節分別實緩此項係由生入死自可一概入緩方為平允此條應修

一賄買案外之人頂兇已成者應入情實如係案內餘人代認重罪頂兇之犯應照正兇減一等治罪者本犯僅止避重就輕尚非脫然事外可以緩決 小注按頂兇之案行

賄者不論原犯輕重俱入情實受賄者不論贓數多寡如致本犯遠颺無獲者自應入實如本犯已獲擬以實抵者頂兇之犯可以緩決

道光本無小注蜀本亦無似係此本所增

乾隆四十九年續增條款受賄頂兇之案如鬪毆等項頂兇之人在場幫毆或已刃傷人助毆傷多傷重並受賄贓至逾貫以及頂認謀故者應擬情實其餘僅止事後貪賄頂認並無別項情事贓數亦屬無多正兇又未漏網者可以緩決

按頂兇之例定於乾隆二十七年載在稱與同罪門內頂兇之犯照本犯一例全科行賄之犯立決者毋庸另議原犯應入情實者擬為立決應入緩決者秋審時擬



入情實三十一年雲南黃得貴共毆行賄頂兇趕入情實受賄頂兇之黃起緩決三十六年廣東謝有道賄囑頂兇照實鍾斗生受賄頂兇照緩四十九年廣西吳世光擅殺竊賊頂兇夾籤趕入情實此三案內謝有道吳世光死者皆係竊賊因行賄頂兇以事主而抵賊人之命當日辦法之嚴厲如此四十八年刑部核覆雲南徐剛一案將頂兇之唐二照本犯絞罪全科其正兇之弟徐三係躑傷田內豆禾起衅之犯恐到案連累央求唐二頂兇依說合人減等杖流奉旨徐二本係正兇胞弟且事因伊起又係伊覲面賄囑舞斃其中並無另有輾轉爲之說合之人何得比照說合人減等之例僅擬杖流著將徐三暫行擬絞監候俟拏獲徐剛到案審明

另行定擬具奏至唐二貪賄頂兇罪由自取刑部于頂兇之犯向皆入情實無所分別亦屬疏漏因思頂兇者其本案亦自有輕重如謀逆強盜謀故鬪毆本屬不同其應如何分別條款著另行詳議旋經部議以受賄頂兇之犯從前止計贓科罪嗣因此等愍不畏死之徒貪利冒認反使正兇脫累死者含冤是以乾隆二十七年臣部議覆前任福建按察使曹繩桂條奏凡得受賄賂頂認正兇無論成招與否均不計贓數多寡卽照禁卒解役賄縱罪囚例按本犯斬絞之罪一律全科等因歷經臣部於秋審遇有此等案件卽擬入情實竊思貪冒之徒受賄頂替較正兇之毆死人命後又賄人頂替賈禍他人者自屬有間其謀逆強盜罪干凌遲斬梟決不



待時者頂兇之犯應照本犯一例全科卽謀故等案本例應擬監候者其情罪重大亦屬顯然正犯若復行賄頂兇按例卽應改爲立決若貪賄之徒膽敢惟利是趨挺身代罪捨命而不顧將何事不可爲秋審時亦當仍照舊例入於情實至鬪毆等案貪財頂認雖同一欺公枉法而正兇原犯之輕重不同頂替之情事各殊若一概入於情實誠如 聖諭無所分別應請嗣後鬪毆等項案內如行賄之正兇原犯理曲情兇應入情實照例改爲立決以及受賄頂兇之人或本係在場幫毆以刃傷人并助毆傷多傷重又或受賄贓至滿貫種種以身試法無可寬宥者仍列入情實其行賄之正兇原犯情節本應緩決照例改爲情實者受賄頂替之犯或僅止

事後貪賄頂認並無別項情事贓數亦屬無多正兇又未漏網此等案犯實屬冥頑無知情節稍輕俱酌擬緩決等因奏准四十九年條款卽據此續增也迨嘉慶五年始分別案外之人同案之犯及已未成招六年續纂一條入於受贓律有事以財行求門內十九年又將前後兩條修併爲一列於受贓律內凡行賄之犯係案外之人頂兇已成招者仍照原例未成招及同案之犯代認重傷者照原犯罪名定擬受賄頂兇之犯已成招者一例全科若正犯放而還獲或逃囚自死及未成招者減正犯一等同案之犯代認重傷已招解者減一等未招解者照本罪科斷計贓重者以枉法從重論是行賄之犯重者立決輕者情實旣非不論原犯輕重俱入情

實受賄之犯如本犯未獲固一例全科若正犯還獲或自死及未成招者已得減等不入秋審矣小注所言似係錯誤應卽刪去又按正法還獲及自死頂兇者既得減等則未獲未死之間未便遽行處決致將來罪有出入從前本有受財故縱與囚同罪人犯固監緩決候逃囚得獲審豁之地似可仿照辦理現行例內獄卒解役二項卽此例也道光以後成案凡未成招者正兇皆入緩決四年江西王次求案內餘人頂兇亦照緩惟因頂兇而屍遭蒸檢者嘉慶十六年河南董玉華屍三遭蒸檢道光二年 朝審徐大屍遭覆檢十六年楊再模死兩遭蒸檢均實又道光五年廣東賴品超毆情甚輕其賄囑頂兇究因畏罪雖致屍遭檢驗亦與蒸檢不同照



緩其未成招而入實者咸豐八年直隸張光奎回民兄弟三人結夥共毆該犯將死者揪按倒地刀扎四傷均在合面一致二損衅起伊弟行竊死者酒麴被其捆縛欲行送官該犯往視輒逞兇共毆致斃其命情傷較重雖餘人頂兇非該犯之意且尙未成招照實
又按此條擬改定曰一賄買案外之人頂兇已成原犯應擬緩決者入于情實如賄買同案之犯頂兇及頂兇尙未成招原犯係鬪毆問擬絞候者仍核其本案情傷輕重分別實緩

一監犯越獄如糾夥二人以上原犯斬絞監候俱改立決原犯軍流俱改絞監候爲首入實爲從入緩原犯徒罪爲首改絞候入緩若僅止一二人乘閒脫逃原犯斬絞監候應

情實者卽行立決應緩決者卽入情實原犯軍流爲首改
絞候入緩例內已有明文應查例照辦

遣犯越獄照軍流辦理

按此條乃乾隆五十三年所定之例應遵照辦理惟文
法太繁應刪改

又按乾隆三十二年條款應擬情實二十八款內有監
候不應矜減人犯越獄一條可見從前緩決人犯越獄
被獲實緩大有區別自改定此例之後如戲誤擅殺及
秋審可矜人犯例得一次減等一經越獄概擬情實並
無差等似覺過重此例應修改道光四年山東劉化長
原犯謀殺不加功流罪係在 大赦前不在不准援免
之列因首犯未獲待質年限未滿不准保釋較之尋常
實犯軍流越獄爲首者似覺稍有區別惟係糾夥越獄

脫逃例應入實將可原情節黃冊聲明按此起流罪旣
遇赦援免卽係無罪之人今因越獄而仍照流罪越獄
之例改擬絞候已覺過重秋審仍擬情實與真正流犯
越獄者初無分別未爲平允附記於此

又按乾隆五十四年定例解審斬絞重犯中途脫逃應
入緩決者卽改入情實條款此條未見應補歷來辦法
逃在未定案以前者不用此例道光十一年湖廣唐大
城竊賊未五百只案牽涉質明後解回審辦中途脫逃
照緩此亦未定案者也

一斬絞等犯因變逸出被獲並非起意越獄仍照原擬者仍
核其本案情節分別實緩

謝信齋云因變逸出專指兵變而言如賊匪滋擾州縣

刑審修案卷四
三
將監犯逼脅裏逃者是也倘因水火等變逸出卽不能仿照辦理

按現在辦法水火等變俱照此辦理道光二十五年浙江趙根本等八人係反獄案內乘機脫逃之犯仍依常律定罪俱照緩

一殺人在逃年久始行就獲之案既非例內所指應行正法條款仍依本例監候祇照尋常鬪殺分別實緩不必因此加重

謝信齋云殺人在逃係畏罪常情歷年秋審向不以之加重仍應按其當時鬪情分別辦理

按乾隆五十三年四川王思高負欠刃斃徒手脫逃十年就獲湖廣劉之紹聽糾毆斃人命脫逃二年就獲均

本部聲明趕入情實此二起辦理獨嚴後來秋審皆不加重矣

一犯一應死罪事發在逃復犯死罪者應入情實若逃後犯軍流等罪或先犯軍流後犯死罪本案及另案俱情輕者可入緩決

按此條未詳何年所定道光五年河南李包事發在逃之例本另有一條與別項罪人稍異且該犯以汝屬兇徒疊肆詐擾復兩次拒傷捕人難以拒毆扎傷僅斷一指不致貽累終身爲解二十一年湖廣向國朝因姦致姦婦被殺犯罪在逃主使毆打斃命該犯自毆鐵二主使鐵八一致三損六斷九倒後事後賄和致屍遭蒸檢二十六年陝西伍瓜子回民先因聽從奪犯復結夥持



械傷人事發在逃拒捕刃傷緝役雖砍止一傷未便緩
均實此三案皆先犯軍流後犯死罪者是情節較重亦
未便遽緩也

一鹽梟拒捕傷人案內首從各犯罪應斬絞者俱應入實
按此條未詳定於何年道光四年江蘇施良迪私販拒
傷官兵向俱入實難以他物一傷爲解改實

一聚眾奪犯傷差者應入情實未傷差者例係由流加入絞
候可以緩決如另有不法重情及數至十人以上雖未傷
差亦入情實

謝信齋云糾眾奪犯傷差向不問首犯之有無下手及
差役受傷之多寡輕重秋審概入情實再查聚眾奪犯
十人以上律應斬候者入實未傷人爲首擬絞因係從

重照傷人科罪秋審向多人緩

乾隆三十二年條款奪犯傷差在應實二十八款之內
下注云有分別而如何分別並無明文

按聚眾奪犯傷差之案乾隆年間辦理綦嚴三十二年
江西王大錢係賊犯聽從汪復保打奪賊犯劉老二劉
五俚該犯首先將鎖鍊砍斷放走犯人王子秀等各用
擔棍拒傷差役汪復保斬決王大錢絞候王子秀等擬
遣奉 旨改絞候俟數年秋審之後改發烏魯木齊王
大錢秋審入實未旬十次改緩此以爲從照律應流之
犯而俱擬絞候可謂重矣四十九年江西王秋等六名
俱糾眾奪犯爲從未傷人奏明趕入情實較前案辦理
尤重蓋一時懲創之舉非可援爲定例也又四十一年



山西任福奪犯未傷差九卿會審趕入情實嘉慶以後
辦理稍寬如嘉慶十八年陝西王才明袒姪聚眾中途
奪犯致夥犯毆傷差役鄉約二人藐法難寬未便以前
未主使幫毆爲解改實道光八年直隸從羊竊匪糾眾
奪犯傷差該犯並未下手照實此以傷差而入實者嘉
慶十五年河南李兆吉結夥包送私販復聚至十人以
上中途奪犯藐法逞兇未便以並未傷差爲解道光七
年浙江鍾三瑞以擔首糾結謝阿狗等三十餘人強索
疊毆擾害閭閻歷有年所難與尋常誘拐婦女給親完
聚及奪犯未傷差之案並論均外緩改實此以十人以
上及情節較重而入實者至奪犯未傷人惟嘉慶十五
年奉天額哲蘇係官犯改實道光四年江蘇李丙糾夥

五人打奪已經定罪起解之犯夥犯等既將兵役揪按
倒地該犯亦將車夫揪倒均各下手逞兇情節較重惟
究未毆傷仍應照向例入緩照緩此未傷人案內之情
重者尙可入緩其情輕者自無不緩矣

一犯罪事發官司差人拒捕因而逞兇殺死捕役爲首者斬
決爲從者原例止於發遣嘉慶十一年本部條奏爲從者
不論手足他物金刃俱擬絞候例係由輕加重歷年秋審
從犯幫毆刃傷折傷者俱入情實他物傷輕者亦可緩決
道光初年本犯罪作賊犯末年本已改犯罪

謝信齋云新例竊盜拒捕殺人案內爲從幫毆刃傷者
如實係被應捕之人扭獲情急圖脫用刀自割髮辨誤
傷捕人例由絞罪減軍此等拒殺官差刃傷爲從之犯

如僅止刃劃一傷雖非因割辦帶劃究與逞兇拒捕者有間亦可酌入緩決

按拒捕殺人本律爲首斬候爲從滿流乾隆五十一年於湖北賊匪陳其方等案內將從犯改發伊犁五十三年續纂一條例首日賊犯罪是專指賊犯言也五十五年將首犯改爲斬決五十七年又續纂犯罪事發拒殺差役一條嘉慶十一年於四川賊犯龍四猴子案內將賊犯拒捕爲從幫毆有傷之犯改爲不論手足他物金刃俱擬絞候二十四年將兩條修併爲一而一切犯罪事發拒捕爲從之犯俱擬絞候矣別條姦盜罪人與別項罪人皆有區別此條獨改爲一律似與別條不免參差秋審若再一律加嚴是更無差等矣此條可商



一挾嫌放火之案俱入情實如誤燒他人者亦可酌擬緩決按此條未詳定於何年乾隆年間成案多人情實嘉慶二十一年奉天李勇和挾嫌主使人放火燒毀鋪房什物未便以究未同行爲解道光十年廣西黃軒煥放火意在燒禾不期風大火猛延燒草寮致死患病幼孩起衅並非挾仇斃命尤非意料比照放火故燒自己房屋延燒民房因而殺人者以故殺論十三年河南王成欲乘火行竊於事主後園放火燒其草堆以致延燒空房與故燒空地間屋擬流之例相符定案時因案關光屬兇徒放火圖竊從重依燒燬官民房屋律斬候十六年山東李覓挾嫌放火經犯父稟首獲案律得減軍因係燒燬料垛仍照本律從重問擬不無一線可原究係懷

挾私仇故燒官物之案均改實惟嘉慶七年 朝審孫才挾恨放火不知有官物實免句

一圖財放火未延燒之案俱人情實

按此條未詳何年所定道光二十六年浙江王阿九謀財放火雖未延燒其謀已行照實咸豐二年雲南張小四兩次燒人房屋雖經救熄尙未燒燬究係圖財放火之案改實

又按失火延燒 宮闕歷年 朝審成案乾隆四十八年太監呂進忠在值房失火 黃冊進呈後趕入情實嘉慶以後多入實免句如嘉慶十三年之魏進朝壇戶燒坑失火延燒齋宮道光十六年韓進玉二十五年馬亨潰咸豐八年禹得馨失火延燒 延輝閣同治九年

成鈺失火延燒 武英殿均入實聲敘免句似應補列一條以備比核

一伏草捉人勒贖者俱入情實

按捉人勒贖之風從前閩粵爲甚嘉慶二十五年始纂定廣東福建兩省專條係照苗人伏草捉人之例問擬近年則直隸奉天兩省此風尤熾疊經奏定條例從嚴懲辦然其入於秋審之犯並非一概入實應查近年成案於此條內聲敘明晰以免辦理歧異

道光年間成案凌虐者實未凌虐者緩或拒傷兵役或致斃人命則無不入實又二十九年廣東郭亞九係上船擄捉登岸拉走之犯外緩改實近年入室擄捉形同強盜者已照強盜辦理間有撥門入室乘人睡熟擄捉



出門者情節與強盜稍殊此等案內或在外等候或在船看守等項情輕之犯可以酌緩至在途擄捉較之人室者爲輕如無兇暴重情亦可酌入緩決

一疏縱罪囚如係得贓賣放無獲者應入情實其餘一時疏忽並無受賄及逃犯已經拏獲者可以緩決

謝信齋云賄縱罪囚按例與囚同罪至死擬絞應視罪囚情節分別實緩嘉慶二年直隸李若奉係受賄故縱竊賊逾貫之犯以罪囚之贓未至五百兩照緩二十四年浙江王忠捕役縱賊得贓因罪囚贓已逾千改實乾隆三十二年條款云疏縱罪囚等案或禁卒在監或解役在途得受銀錢私開鎖鑰致囚遠颺無獲及疏脫情實人犯者應入情實其餘因其一時疏忽並無受賄

私開刑具及囚已就獲者可以緩決 志稿云疏脫情實死罪重囚無論賄縱不賄縱俱入情實若定案之時犯尙在逃而秋審之期犯已就獲者賄縱者入實疏脫者入緩

按此條就乾隆條款刪定查乾隆十八年定例斬絞重犯在監脫逃審係禁卒賄縱者卽視其所縱囚犯之罪全律科斷如本犯應入秋審情實者亦入情實其非得賄故縱者仍照本律科斷二十五年定例解審斬絞重犯在途開放鎖鑰以致脫逃本犯未獲者將解役監禁候拏獲正犯之日究明賄縱屬實將該役照所縱囚罪全科如無賄縱情弊審係違例雇替託故潛回止任一人押解以致脫逃者亦照故縱律與囚同罪不准照舊



例減囚罪二等果係依法管解偶致疏脫者除依律治罪外仍勒限緝拏他人捕得亦不准依律寬免二十九
 年續纂禁卒將監犯鬆放獄具以致脫逃分賄縱徇情
 之例又續纂解役偶致疏脫限內無獲減一等之例三
 十五年又定獄卒一時疏忽偶致脫逃限內能自捕得
 依律免罪之例是爾時一時疏忽偶致脫逃之獄卒解
 役亦係依律治罪何以有擬絞入秋審之犯未詳其故
 嘉慶六年十四年兩次將例文修併凡獄卒解役偶致
 疏脫者卽逃犯無獲亦得減一等發落並無應擬死罪
 入於秋審之犯其禁卒在監鬆放獄具解役在途開放
 鎖鑰以致脫逃嚴行監禁候拏獲正犯究明賄縱則照
 囚罪全科無賄縱則照故縱律與囚同罪至死減一等



解役例內並云監禁十年正犯未獲將解役照流犯待
 質限滿之例先行發配是正犯無獲亦無應入秋審之
 犯此條與例文不符應修 道光二十五年貴州楊二
 寨頭受賄通線致行劫盜犯越獄脫逃情殊藐法難以
 犯已全獲為解照實近來此等案件絕少蓋外省不照
 例懲辦法亦成具文矣 咸豐元年雲南孫有差役賄縱
 罪囚計贓三百三十兩罪囚已
 獲遇赦
 不免照緩

一枉法贓實犯死罪者應入情實 須執法之人方是或係在
 官人役亦不可輕議緩決
 乾隆三十二年條款枉法贓在應實二十八款之內

按乾隆三十八年 朝審萬保住承辦官物起意冒銷
 帑項至四五倍且其得贓獨多實句福住德官松海三
 犯分贓雖亦不少究係聽從萬保住分給實均未句朱

英係學政朱荃之弟在兄任內犯贓六百九十餘兩五十年年七十緩決已逾十次逢 恩減流收贖五十二年福建林長春兵丁賄拔弁缺贓在八十兩以上擬絞奏明趕入情實未句是爾時並非一概從嚴也同治五年熱河馬大書役代人捏寫呈詞誣控大臣收受贓銀二百兩惟該犯並非執法之人其添砌情節意止希圖聳聽較之舞文作弊於法實有所枉者尙覺有間外實歸彙奏改緩

一結拜弟兄未至四十人年少居首並無敢血焚表等情罪應絞候者俱入情實

按此條未詳定於何年未至四十人則三十餘人至數人皆在其內若止數人結拜而亦擬絞入實殊覺過重



此例應修此條亦應酌改乾隆四十三年 朝審羅聚寶因貧無聊糾黨結盟多人照謀叛未行律擬絞緩決逾十次五十年年逾七十逢 恩減流收贖同治二年湖廣李一結拜六人年少居首尙未及四十人逢 恩題明入於緩決就此二案論固當略有區別也

一雇工刃傷家長及家長期親總以名分爲重多人情實如實在被毆被揪理直情急圖脫傷由失誤者可以緩決小注按奴僕毆傷家長期親問擬斬候之案起衅非有可原不得議緩至雇工人毆家長至折傷問擬絞候之案究與奴僕有間仍可酌量入緩

道光初年本無此條各本有而無小注似是此本增按嘉慶十八年湖廣熊太雇工因醉被家長掌批驅逐

情急刃砍致命一傷又一劃傷改實二十五年安徽錢
幅受雇跟隨先支工銀未經扣滿因酒後與人口角將
伊驅逐並索還預支工銀未能全給雇主不依斥罵該
犯拔刀抵抗劃傷雇主眉叢照實道光五年 朝審劉
四雇工服役二月辭出後倚醉逞兇刃劃雇主二傷實
十三年 朝審許祥沅因雇主攆逐倚醉頂撞刀扎不
致命一傷實二十一年 朝審錢大砍由被毆情急又
經自首尙知畏法惟係現在服役雇工刃傷家長砍劃
多傷之案自難不實自首一節祇可於黃冊聲敘咸豐
三年 朝審張瑞先砍二傷由伊主將胳膊拉住欲毆
該犯棄刃不及向上掙扎圖脫所致刃劃二傷亦由伊
主奪刃自劃同治二年 朝審張立兒因家長令伊買



物倚醉違犯刃劃三傷迨家長奪刀又被劃傷不得謂
之失誤又另傷家長堂弟一人均實此刃傷家長之入
實者同治五年 朝審馮八挾被逐之嫌持刀尋衅刃
砍家長之妻頭面多傷到案後復捏姦圖卸實此刃傷
家長期親之入實者至奴僕較雇工爲重乾隆二十年
新疆王成家奴醉後將妻罵詈被伊主之子斥責輒敢
囂詈不止並用木枕頭擲傷偏左照實嘉慶二年江蘇
王理家奴刃傷家長之子一抵一劃無急情衅起懶惰
照實五年廣東譚沛裕亦照實此奴婢毆傷刃傷家長
期親之入實者道光五年湖廣楊太契典服役年餘因
贖身價未完契未撤回復指名誑借被主查明該犯用
刀自抹誤劃家長一傷十二年 朝審高一被砍被劃

刀尙未入伊手因伊奪刀致伊主自在刀口上撞劃致傷復揪落髮辮二分均緩此雇工刃傷家長之入緩者乾隆三十八年 朝審榮兒因伊夫被主責打病故伊亦被伊主屢責心懷報復乘家長之子馬秉信時向調戲誘令通姦詭稱代洗莖物用刀割傷割傷家長之子罪固應得但究因馬秉信圖姦自取情殊可原實未句十次改緩此奴僕刃傷家長長期親之情有可原者道光二十四年 朝審閻三雇工刃傷家長之子係被毆情急抵格適傷尙非有心干犯緩此雇工刃傷家長長期親之入緩者至致死家長長期親之案道光四年雲南古有碌細故回毆家長年老服兄二傷並推跌磕傷致死未便以圖脫爲解改實二十八年山東姜心槐雇工巨刃



致斃家長小功外甥致命一傷骨開難以刀係奪獲傷由死者拾石起身收手不及爲解照實嘉慶十二年江蘇屠毛大刀放出家奴之子毆死家長總麻親畔無曲直他物二傷照實道光二十五年貴州蛇么放出家奴之子刃斃家長嫡孫雖截止一傷照實此情重入實者道光六年山東陳三妮死係家長大功孫女用右手向其毆打死者頭往後仰致誤毆其背上跌井溺死十一年直隸烏黑勒呼奴婢誤殺家長小功親二十九年直隸王五放出家奴之孫致斃家長之孫被扭並未還手傷由帶跌致戮在期功服制中可以夾籤聲請自可原情入緩均照緩

擬補



一詐爲制書已施行者應入情實未施行者可以酌入緩決
按詐爲制書成案皆入情實卽未施行者如嘉慶十年
四川左茂昆詐爲制書雖未施行情節較重未便以慮
罪中止尙未向人傳布爲解其可原情節祇可於 黃
冊出語聲明實又十三年湖廣馬六僞爲 上諭詐騙
財物旋即燒毀並未施行實句惟咸豐五年 朝審張
霖僅止寫有奉 旨聽 旨字樣並無捏造違悖語言
原奏聲明與實在詐爲制書有間因係巡防喫緊之際
從重擬絞稟奏酌入緩決此起原案未見第言從重擬
絞當係比照未施行之律定擬竊謂此律已施行者皆
斬未施行者絞原有輕重之分且唐律未施行者減一
等擬流今律仍絞已加重矣秋審似可稍寬今擬定爲

已施行者實未施行者緩如果別有重情自可隨案酌
定也

一詐傳詔 旨者應入情實

按詐傳詔旨成案皆入情實無緩案此與詐爲制書情
節相等第詐爲而未施行者尙未向人傳布詐傳則一
經傳出卽已布散於人不可掩飾矣故無輕重可分也
一擅入御在所者應入情實

按乾隆四十七年 朝審李知止因思攬牟利妄行喊
訴擅入 御在所實未向同治年間劉振生一案改爲
立決與李知止之入實未向者寬嚴不同如此時爲之
也

一持刃入宮殿門者可以酌入緩決

按成案甚少同治元年 朝審郎寶玉在 紫禁城內
行竊執持金刃欲行拒捕復爬上壽膳房司議以原奏
聲明密邇 宮禁之地持刀上房情殊藐法未便照尋
常竊匪圖脫拒捕未傷人情節率行入緩堂議入緩又
張起鳳司議以太監於禁城重地聽糾賭博復金刃傷
人情節較重惟扎由慮被毆打且係糾賭太監查常人
在禁城內金刃傷人罪止擬遣因太監比例加等擬絞
似可原緩堂議入實病故此二案均係比照持寸刃入
宮殿門律定擬而一緩一實殆後一案因太監而從嚴
就前一案比核定擬自可酌量入緩

一越皇城者酌入緩決

同治十一年 朝審劉二司議云查偷越皇城各犯律



以是否已經越過爲罪名之分並無區別首從明文推
原定律之意蓋以皇城密邇大內其禁綦嚴姦徒膽敢
偷越故治罪獨從重典今皇城以內多係民居不必盡
屬禁地溯查宮衛門內舊律言皇城者凡入一擅入皇
城門者杖一百一持寸刃入皇城內者發邊遠充軍一
私將兵器帶入皇城門內者發邊遠充軍一軍民縱放
牲畜衝入皇城門內者守衛人杖一百一行宮外營門
次營門與皇城門同一皇城門守衛人應直不直者笞
四十一在京犯罪被極刑之家同居人口不得守把皇
城京城門禁一皇城門應閉不閉誤不下鎖者發邊遠
充軍一越皇城者絞監候雍正三年將擅入皇城四條
內皇城均改紫禁城應直不直一條皇城門上添入紫

禁城其餘三條仍從其舊統觀各律其改為紫禁城者如於皇城內有犯即屬無罪可科其未改為紫禁城者雖無量減明文似亦應核其情節略為區別即以此律而論越京城者已應滿流則越皇城者自不能改從輕典越皇城者即應擬絞則越紫禁城者亦屬無可再加其理然也此案該犯等糾夥爬越皇城行竊內倉米二次定案時分別首從以該犯為首擬絞將為從之犯減等擬軍已屬酌量辦理若將該犯擬入情實設有偷越紫禁城之案轉致法無可加似應將該犯酌量擬入緩決辦理之處恭候堂定堂議入緩又十二年 朝審王三即保兒兩次爬越皇城行竊內倉米石亦照劉二案入於緩決



按宮衛舊律承用前明律文午門東華西華元今改武神本係紫禁城之門是律文原包紫禁城在內不復分別雍正中將擅入皇城律文改為紫禁城按語以午門等門皆紫禁城門名也而持寸刃入皇城門私將兵器進入皇城門縱放牲畜衝入皇城門三條亦皆改為紫禁城則未明言其故竊意前明皇城內西有西苑東亦有宮殿為禁地如英宗所居之南城是也迨至 本廟明之南城已為番寺民居遺址莫考他更可知情形既大不相同若將擅入等項仍按律科罪實非定律之本意故特弛其禁亦因時制宜之道應直不直一條增入紫禁城則紫禁城與皇城一律科斷並不區別其餘三條皇城已賅紫禁在內不必再分輕重如有犯者 朝審

時但核其本案情節酌量辦理似亦不必以紫禁城而加重也

秋審比較條款卷五

矜緩比較

按乾隆三十二年部定比對緩決可矜條款凡十則內有秋審舊事緩決內鬪毆情輕婦女鬪殺男子毆死卑幼三條為今本所無蓋今昔辦法不同矣

一毆故殺詈罵及頂撞翁姑不孝有據之妻

以屍翁姑及屍親人等到案有

供為

據向俱問擬可矜減二等發落嘉慶四年奉諭旨故

殺妻可矜之案毋庸再減一等歷年欽遵辦理如係毆死仍再減一等至妻犯姦並未縱容及毆夫成傷者如無謀故慘殺重情亦可入矜但不得與毆死不孝之妻減二等辦理

乾隆三十二年條款云毆妻致死案件除毆詈翁姑有



刑部律例卷四 矜緩比較